**圆桌派第四季第11集 星婚：分合的幕前幕后**

《圆桌派》是一档下饭的聊天综艺节目，由著名媒体人、文化名嘴窦文涛携手优酷“看理想”倾力打造。不设剧本，即兴聊天，平等视角，智慧分享。

**嘉宾：窦文涛、马未都、蒋方舟、汪海林**

窦文涛：好，马爷别说流年不利，咱们都得大吉大利才行，大吉大利，不过确实有人说这个娱乐圈是流年不利，那个咱们今天欢迎汪海林老师，这个《圆桌派》做了这么多期了，一直有网友在呼唤，说那爆料天王呢，你现在是我们反黑组爆料天王。

汪海林：是吗？所以我一听说，说这期谈一谈什么明星这个八卦的事，我说我从来也不谈八卦，主要是我说八卦你敢听吗？

窦文涛：对，我们节目从来不说八卦，但也不能一次都不说，知道吧？主要是最近这个八卦震天响，什么从韩国那儿都起头了。

蒋方舟：宋慧乔这个。

窦文涛：“双汇”，不是。

蒋方舟：双宋。

窦文涛：双宋。

蒋方舟：双汇火腿肠。

窦文涛：双宋，植入，双送离婚，说是什么太阳的坠落了都，然后咱们这边这个什么分手，什么我们还是我们，是吧？还有，我都数不过来了，怎么你们娱乐圈都扎堆儿呢？

马未都：结婚的多吧。

窦文涛：结婚的扎堆儿，离的分手的也扎堆儿。

汪海林：对。

窦文涛：这是什么现象？

马未都：这就是好现象。

窦文涛：大家都不勉强。

马未都：这有天下大势，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，就这点事嘛，只不过现在把这个事都拿出来，直接就都，那个谁那个林志玲结婚是吧，因为男友比她小几岁嘛，然后我看到最逗的那个评论，我觉得评论太精彩了，那个评论是极富这个表现力，比如第一个我看的评论就说这是不是国有资产的流失，然后旁边下边那条更厉害，下面说我看这个是不良资产剥离，全是经济界术语，就变成一个就是一个娱乐了，比听相声都过瘾。

窦文涛：汪老师给爆爆料，你了解的内情多，林志玲。

汪海林：是这样的，这个我们娱乐圈内情是这样，一般不告诉我们编剧，因为编剧有性格缺陷，就是他无法保守秘密。

窦文涛：对。

汪海林：因为他没有的事他都能编出来。

窦文涛：对对对。

汪海林：所以人家老说你们那个你老举报说他们买收视率，干坏事，都有你吗？我说我从来没参与，人不带上我，怕我说出去。

窦文涛：所以没事，你编我们也爱听，你给我们编编。

汪海林：其实我觉得是这样，这个群众爱看的这个八卦，基本上90%不是真相。

窦文涛：有意思。

汪海林：所以我对这个不是很感兴趣，在于哪呢？我一看不是真相，它是事实，事实不等于真相，假象，事实有可能是假象。

窦文涛：这深了，你给解释一下。

汪海林：所以我们看到是这个冰山上面10%，下面90%你没看到。

窦文涛：那等着你呢。

汪海林：你比如说为什么离婚，包括有一些选择什么时候公布，其实可能人家早离了、早分居了，为什么不公布？其实就要说到这些年有一个情况就是资本化的情况，我们很多的明星都参与到资本运作里边去了，不是说你想离婚就能离的，资本不答应，这些资本运作没有完成，你在这中间你们俩都是，比如说明星夫妻，你们俩一宣布离婚，股民怎么办？投资怎么办？因为很多复杂的背后的经济原因。

马未都：还有就是代言怎么办？现在有很多商品的代言，你的身份特殊、你代言的商品特殊，在代言期内如果你改变身份，比如你是个母亲，那你这个就要巨额赔偿。

他是这个业内人，我是业外人，只不过我过去历史上在那业内混过，就老听一耳朵事，现在那个合同我听说过有这么签合同，那很吓人，你主演你的体重在拍摄期间不得超过多少，明白吗？你拍摄的时候，你突然变成一胖子谁受得了，你那个形象下来，形象下来没人看了，所以你作为男主演，你在拍摄期间体重上限是70公斤，下限是68公斤，你还得控制体重。

窦文涛：对，你说这个我确实觉得，就是说咱们这个合同，你说怎么按怎么叫依法，比方说他们给我讲有的签，那当然你这个艺人违法犯罪，这个影响了你的戏，这不用这没有争议，因为违法犯罪是清晰的。

但是他还有一条就是你道德风尚，那么离婚算不道德吗？那么你就是或者说到时候谁来裁定你家庭发生的这个变故，叫做违反了我们合约里所说的这个不道德，那么。

马未都：人家没有说你不道德，只是说你在我这个资本控制的这个时期内，你不能伤害我的资本，是这事。

汪海林：因为其他上市公司对于这个法人，包括他主要管理层的这个婚姻状况，也是严格管控的。

窦文涛：以后明星签合约不准离婚，对吧？

蒋方舟：不准公布离婚。

窦文涛：方舟，你这么爱八卦的，最近这一连串的你们小朋友怎么聊？

蒋方舟：没有，就是我觉得现在群众好像也变了，原来这个离婚，大家都说都很纯情的，就是说我不相信爱情了，怎么怎么样，就是大家都是很纯情的，现在都是肯定早离了，肯定就是捂着不说，所以我是。

窦文涛：群众都知道真相了。

蒋方舟：所以我觉得群众都知道真相，现在大家也没有原来那么单纯，觉得特别相信这个明星的荧幕形象，现在都接受他背后还有一套。

马未都：最近这个现象特别明确是什么呢？是在这一类的就是婚姻八卦中，过去永远是离婚远远大于结婚的八卦，这一次是结婚八卦大于离婚。你比如林志玲结婚它有一个明确的数据，就那个网络瘫痪了，半个多小时都不通车，就所有人都要看他跟谁结婚，怎么回事。

过去就是这个明星们一离婚，大家觉得天大的事，现在大家觉得离婚是个正常的，结婚是个不正常的，所以不正常的就受到人关心的多。

窦文涛：你觉得林志玲为什么会找了日本的。

蒋方舟；那男的多好。

马未都：很八卦。

窦文涛：那男的，我不太了了解，好在哪儿？

蒋方舟：就是那男的，因为他原来是一个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组合的一个成员，然后那个组合原来非常非常红，而且那男的特别特别温柔，就是我看过他上综艺节目，他对小孩然后就包括对工作人员非常好，所以我不太习惯现在的人老用什么下嫁、什么或者嫁丑男，或者鲜花插在什么上，就是这种特别外在的标准去评价，我觉得那个男的多好，要是我我也愿意嫁，但是人家就不愿意，但是我觉得就特别好的一个男的。

窦文涛：我跟你说就是说这个，你看日本有一个女的，我这个名字要很谨慎地说，叫苍井优。

蒋方舟：说对了。

窦文涛：说对了吧。

蒋方舟；说对了。

窦文涛：苍井优，清纯美丽是吧，就是。

马未都：不是，那个跟苍井空有什么关系？

汪海林：您好不容易绕开了。

马未都：什么意思。

窦文涛：姐妹，是吧。

蒋方舟：没有关系。

窦文涛：没有关系，苍井优非常美丽，对吧？青春那个偶像，然后日本那个粉丝也很不理解，嫁了一个说相声的，等于说就一搞笑的，也是长得也就是不比咱们强多少，对吧？好，但是他们就说在日本很多特漂亮的这个美女明星，好像就爱嫁这个搞笑的，然后这个苍井优说了一句话挺好。

就是说她说你爱一个人，与其说你爱哪个男的，不如说我爱和他在一起的时候的我自己。就是这个女的，她跟这个男的在一起的时候，她自己的这个感觉是她最满意的，你看这也是一种婚姻观，婚恋观。

马未都：现在就是很自私嘛，这不就是这个意思吗？对，不就这个意思吗，就是我跟你结婚还是爱着我自己，这个事比较复杂。

窦文涛：不是，就是你能让我变成更好的自己。

蒋方舟：不是，也不是。

窦文涛：什么？

蒋方舟：我觉得是这样。

马未都：猜不准。

蒋方舟：不是这样，我从女性的心理分析一下，因为我也试着就是跟那种有钱的跟社会地位高的相处，我后来觉得我特别，就是尤其特别两性的相处，男朋友什么的，我觉得我真的不喜欢我那时候的自己。

因为你知道就是你总会怀疑，他们就是不知道看中了你哪一点，就是大家就是形容霸道总裁爱上灰姑娘的故事都是很美好的，就觉得这很美好的故事，但是你不知道那灰姑娘整天多紧张，就觉得他到底看上我什么了。

窦文涛：对。

蒋方舟：然后比如说我当时我就会整天就在猜，就非常没有安全感，觉得他今天对你好，明天就会对别人好，而且你总在猜，就是他这个在你身上看到的优点你其实并不存在，就是所以你不喜欢那个时候的自己。

窦文涛：对，而且你花着别人的钱也没有什么安全感，你花了吗？

蒋方舟：我没花，我都没花我都那么紧张，所以我就特别能理解，也不是说自私。就是你觉得你每一天跟他在一起，你都是就后来都挺折磨的。

马未都：钱花了以后就不紧张了，就是反正也就这样了。

蒋方舟：主要是没关系，是吗？

马未都：对，所以她紧张。

窦文涛：就是我觉得不要小看这个娱乐明星，就是咱就说这个星，刚才这个汪老师讲的，我一下想到我最近看的一纪录片，我觉得你们应该看看，评分很高的，英国拍的就是《行星》，《行星》你知道吗？

就是现在应该叫八大行星，八大行星就是行星是怎么形成的，它那个都是最新的科技了，用的都是那个探测器降落到上面拍的那个，然后你就会发现太阳系是活的，然后你就会看到有的行星是这个行星撞的那个行星撞击形成的。

你知道就是我就想到这个明星，就体量大的这个婚姻不管是结还是离，它引起的效应都是天文效应，你确实，你知道人家咱这个学历史的，您讲这个事，我一下都能想到这个明星婚姻的这个意义，就按照您说这个意义，有点回到婚姻的当初了。

就哈布斯堡王朝或者汉代的和亲，因为当你身上聚集的资本太大，就或者说他身上关联的资本，那真的是当关联到一个这么大体量的时候，你们的结婚哪还是什么爱情不爱情那么简单呢，当年的欧洲的合纵连横，一个王朝就靠着联姻能统治多半个欧洲，都是我们家的。

蒋方舟：欧洲的丈母娘，哈布斯堡王朝，

窦文涛：哈布斯堡王朝，就是你看，那就是跟这个道理一样，就是我们这一结，那换到今天的这个商业社会、资本社会来说，我们这一结，多少资本就媾和在一起了，我们这一离多少股票就烟消云散了，你说它是不是有点儿回到，咱就知道过去那个罗密欧与朱丽叶，对吧？就是是不是在那个时候恋爱中的两个人，他也很难像咱们小民恋爱那么单纯了。

汪海林：当然。

窦文涛：他得考虑，比如说咱俩也一见钟情了，但这一下这家伙这个影视、那个影视、这股票，你说他会这么考虑吗？或者说他决定了我要跟他好，那是不是一帮CEO就得跟他聊聊这事儿。

汪海林：当然，这是肯定的，这个他的经纪团队，他的宣传团队每天是在开会的。

窦文涛：每天，看着你们俩今天吵架，开会。

汪海林：是啊，包括俩人，如果他要表白怎么表白，他有大的文案组，他的团队一起帮着他。

窦文涛：我还听你说，跟这个电影什么时候出来，选角儿都能扯上关系。

汪海林：当然，都是这背后的交易不一样。

窦文涛：爆爆料，可以不点名，爆爆料。

汪海林：但是我是说明星夫妻，我有一个经验，这个经验是什么？我们经常码这个演员盘子的时候，经常会有人说，男主角找谁，女主角，找他们俩吧，他俩是明星夫妻，我这样男一号也有了，女一号也有了，我说咱千万别。

我说找演员，人家出去一下拍好几个月戏，我认为他们不愿意跟对方一起待好几个月，他们想自己待着，事实证明我的判断都是正确的。

窦文涛：为什么？我听到的他们分析那个离婚原因，恰恰就是因为。

蒋方舟：聚少离多。

窦文涛:艺人聚少离多，各自在两个剧组这不就。

汪海林：但是你看见有个别的，老爱腻在一块儿上一个戏的，很少了已经。

马未都：对对对。

窦文涛：那为什么呢？

汪海林：工作是工作，就回家见着他就行，这工作天天上班还一块儿，不愿意，如果能选择的话他尽量分开，也有利于工作。

窦文涛：你像我们朋友圈里就经常听，就说那谁够爷们儿，好家伙，这个离了婚净身出户，说现在还拍戏呢，就每天365天就为了就是说把钱都给老婆了嘛，那所以就接，什么戏都接。

汪海林：有几个这样的男演员。

马未都：模范丈夫。

汪海林：就是过两年再离一次。

马未都：再离一次。

蒋方舟：资产重组。

马未都：有这样的，就是特喜欢结婚分财产，再结。

窦文涛：谁喜欢？

马未都：他就这个，我碰见过这个男的，他不是这个明星，就是生活中就有这人，后来我说您这好，您这辈子过日子就是说结婚生孩子买房子离婚，结婚生孩子买房子离婚，结婚生孩子买房子离婚就这么一套程序，这辈子就这么过来，平均七八年来一回，每回都跟真的一样。

窦文涛：所以咱老百姓关心的就是那体量巨大的，我跟你说，你知道那个贝佐斯吗？

蒋方舟：亚马逊的那个。

窦文涛：亚马逊的那个创始人吧，这家伙，4700个亿，4700亿，当然就是说他老婆也是相濡以沫这么多年，他老婆也挺独立的，挺有出息还写小说，要不说女作家。

蒋方舟：对，我就想着。

窦文涛：女作家。

蒋方舟：这个特别激励我，你知道。

窦文涛：我为了向他们学习，我专门来一段，就是说2019年1月9号世界首富贝索斯在推特发文，你看人家说的这个是怎么写的？就是说我们希望让人们意识到我和麦肯琪的夫妻生活出现了新情况，正如我们的家人和密友所了解的，我们俩相爱了几十年，但后来不得不尝试分居，最终我们共同决定离婚，但仍是以朋友的身份一起生活，我们感到非常幸运能够认识彼此，婚后的每一年都使我们感恩不已。

即使我们事先知道，关键这句话，即使我们事先知道我们将在25年后分开，怎么样，我们还是会选择遇见彼此步入婚姻，这就是您说好这个了，对吧？9000千多亿，将近1万亿的钱这个钱，这就是一人一半。

蒋方舟：而且那女的其实把大部分的钱都捐了，就是那女的捐了很多钱，所以真的是女性楷模，我的人生目标也是得一大笔赡养费之后，成立一个写作基金什么的，对，我觉得要做出贡献，就是但是我就觉得这个男的因为他还是动用了很多的媒体资源，就是包括去因为他自己是出轨，然后就是去美化。

窦文涛：他好像出轨了谁的闺蜜。

蒋方舟：对，他出轨了他的朋友的老婆好像是，所以我觉得这对女性来说是不公平的，因为他拥有的这个话语权会更多一些，而且这个女性，他老婆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一直没有说什么，我觉得这也是体面的这个方式，就没有撕到特别难看。

汪海林：但是我们娱乐圈呢，其实现在越来越狗血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其实是舆论环境对他们来说严酷了。

窦文涛：这说得对。

汪海林：因为严酷使得他要撒谎，其实越严格的情况下，他越要撒谎越要伪装，越要伪装，你一旦伪装戳破以后就特别狗血，所以我们很多所谓人设崩塌，也是因为现在舆论压力特别大。

马未都：再有一个社会本身也越来越狗血，还有好多，我有时候看到这乱七八糟的，个个狗血、个个你看着就没逻辑、个个你觉得这事要是由汪海林大编剧编出来，大家都说瞎编，但它就是个真事。

窦文涛：对。

马未都：今天就是这种类似瞎编的真事越来越多。

窦文涛：我的一种心理我问问你们，就是说我私下里也爱八卦，说这个说那个的对吧？但是我这个底儿是什么，我从来没认为我说的是真的，这就是我的娱乐，你明白吗？就但是我意识到我周围有些人，包括有时候去小饭馆吃饭，我听旁边那桌说范冰冰就怎么怎么着，李晨就怎么怎么，我听着听着，我觉得他是真相信，就是他真以为是他分析的这样，我虽然是使用着这些个名字，但对我来说这不就是个段子嘛，是一种聊天高兴。

蒋方舟：对，我不就遇到过，我就跟你说过，就是我有一次拍广告的时候，我被人认出来了，然后他们就在那而议论，说这谁呀，说这蒋方舟，蒋方舟你都不认识，他说蒋方舟是谁啊，蒋方舟北大才女，现在跟窦文涛在一起呢。

汪海林：这不错。

蒋方舟：然后我当时，我又在拍广告，我又不能说也不是，你知道吗？

窦文涛：我终于觉得我这节目值点钱了。

汪海林：还能产生绯闻。

蒋方舟：就是他们说的非常确凿，就是当着我说。

窦文涛：对，他认为他就是。

蒋方舟：对，这你都不知道，你知道。

窦文涛：对，所以我为什么说，我觉得我又，我现在在这个舆论混乱的环境下，我有时候又变得像这样，您能理解吗？就是说我有时候不相信人私下里说的，我相信他表面的声明，这也是一种情况，你知道吗，因为你比如说，一个大家这个娱乐八卦报道说他是怎么回事、他怎么回事，这东西谁都不要负责任。

但是如果一个有头有脸的人，他出来发个声明，他这个话，我觉得他得考虑一个问题，就是说话可以说的有技巧，但是将来不能给人家逮住，就是很多时候我反倒宁愿相信那个表面的。

汪海林：官方的。

窦文涛：它官方，就是官方的，公而告之的，因为那个你自己公开打脸。

汪海林：倒是美国有一个学者，他是政治学的，他写了一本书，这个概念很有意思叫《想象的共同体》，这个我们吃瓜群众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想象的共同体，所以娱乐圈的故事，它的真相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，就是我们这个想象的共同体共同创造，共同完善这些狗血的故事，所有的人都可以参与进去，而且互联网时代，每个恩都可以参与发表意见，包括您说的那个，包括我看林志玲这个结婚以后，我也换成了岳云鹏的导航。

马未都：对对对。

蒋方舟：那明星配合这种想象吗？就是为了明星配合这种想象吗？

汪海林：我觉得是在配合，有的时候甚至有意地迎合这些想象，所以它也是现在商业社会就是娱乐化、商业化以后的一个新的现象，它是一个互动的关系，就是去迎合这个想象的共同体。

马未都：这个能看出来，你看他那个发表那声明，你要逐字逐句地，我现在是懒得惹事，过去我就逐字逐句的敲他那个话，分析他那些话，什么我们不是过去的我们，依然是什么什么。

窦文涛：还是我们。

马未都：你要如果正常的事，你要向社会宣布，理论上讲你可以不宣布，你宣布就是说我们今日离婚将来依然是朋友，就很简单了对吧？现在都说的，你发现很多流行的话都是从这声明中来的，比如过去流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话，叫且行且珍惜对吧？

窦文涛：您都熟。

马未都：且行且珍惜这话，根本好像我印象中宋朝也不知道什么文献上就有这话了，但是它抄下来以后，这个话过去没那么流行，一下就流行了，所以都且行且珍惜。然后这个什么我们不是我们，我们还是我们就这个句式，现在我看到网上到处都是来套用这个句式。

窦文涛：丰富了汉语词汇。

马未都：对，那么在这点上你就能看出来，他们发表这个声明的时候要利用这件事儿是吧？他把它非常的文学化，然后加。

蒋方舟：有头有尾。

马未都：有头有尾，加上了很多幻想空间。

汪海林：对。

马未都：而且写得。

汪海林：传播性很好。

马未都：对，说得好，就是传播性很好，然后半长不短的，他还不给你啰嗦八嗦写特长，他也不给你就写一句话，他给你弄得那个恰到好处，所以这个传播像他们这种结婚离婚的这种事都是过亿的，那肯定点击都是过亿的。

窦文涛：我觉得就是在玩火，我不是说这些明星在玩火，我是说他们已经不得不了。就是你知道就可能是就是岁数越大的人，越倾向于这个保守，相信这老辈子人的一些道理，我真觉得，其实很早以前我就觉得现在咱们说谁火，我第一次听见这个词我就觉得不吉利，就是说像这个年代，就是说火了，终于火了，好家伙。

你比如说甚至于你有时候觉得特可笑，有时候你看一剧组播两集，先是剧组内部造这个气氛，火了火了，火了吧，你知道吧，太傻了，但是有的可能就真火了，我就说为什么不吉利，火了是什么意思？那你不就是烤鸭了吗？

马未都：就是控制不住了。

窦文涛：你下边你不就，你火了之后你难道还有什么别的命运吗？你不就是在火上面烤的烤鸭吗？然后所以我就说我说玩火，就是我就说了像那个行星那么大的体量，你倒自斟句酌，然后你想在这个里边牟利，可是我觉得这个真是需要诸葛亮一样的，诸葛亮都玩不赢，那这面对着这么诡谲多变的互联网，这个民情、舆情，你真以为你是弄潮儿你能。

汪海林：所以我们中间这个舆论这个发酵，它经常有变化，之前比如说出现了出轨的事，出轨的事，那么这个主人公的这个太太的态度就非常重要，他如果不原谅这个男演员就瞎了，她一出来说我原谅他、我接受他，基本上舆论就平息了，就是人家媳妇儿都不管，你管你瞎操心干吗，所以很多时候就用这个方式，就是做太太的工作，你比如说经纪公司，公司、剧组得做太太工作安抚好。

那么后来有些时候又发现，比如说女方出轨了怎么办？然后呢后来又说他们早半年前就离婚了，那离婚了就不叫出轨，那么也就经济损失就被挽回了。你如果说那是不是民政局那儿，是不是半年前就离婚了，不一定，但是你只要把舆论压下来，那你经济上的那些问题，比如说合约问题，你还要赔偿呢，那个就没了。

所以我们现在，所以我说我是一个反八卦的一个人，我就看到的所有八卦，我们多少了解一些后面的情况，就是说这个是什么原因，我们都知道这些信息后面，有些是猜得到它是什么原因。

窦文涛：那既然那么复杂，当初为什么轻易结婚呢？

汪海林：结婚有的时候也是从利益的角度，就是可以看到很多成功案例，就是原来他挺红的，她也挺红的，但他俩一合以后更红，这个就是双赢了。

窦文涛：甚至携手走穴。

汪海林：对。

窦文涛：那价钱可不是翻一倍的问题，对吧？整体大于部分之和。

汪海林：因为他这个就是用现代化，他突破圈层了，就是原来是娱乐新闻，他现在还可以进入到比如说社会新闻，还有比如说家庭类的。

蒋方舟；他身份也更多元了，是吧。

汪海林：对对对。

窦文涛：你觉得他们真希望更有名吗？

汪海林：我觉得是的，没有一个演员是不希望有名的。

窦文涛：我可能，马爷可能要我要说，那肯定人家骂我装，骂就骂，但是我自己真心的想法就适可而止，真的，我已经看到了这个无比的凶险，但是日子过得可以了对吧，虽然咱也没什么资本。

汪海林：这一两年还真的是，我碰到这种演员挺多的。

窦文涛：怕出名。

蒋方舟：我原来有一次跟尔冬升导演吃饭，然后他说我特别感触，他就是说因为他从小演艺世家，然后家里全是演员，他说他从小就进入演艺圈，他见过所有上过这个到过山顶见过巅峰的人很少有善终的，就到了后面就是疯的疯、惨的惨，有的他可能是接受不了这个他稍微有点下滑，然后就会疯狂的扑腾，越扑腾越下滑，所以到后面他说晚年很惨。

他说像他这样，他说他是自认为一辈子没有登过高峰、见过那个见过山顶的人，但是他说你看我现在还有饭吃，还能拍戏，然后还能提一些底下的这样的导演，他觉得这样的日子很好。

然后我当时就想，我也要做一个稳居二线的人，因为就像我觉得见过高峰的人，就是我觉得真的很惨，因为他接受不了他往下滑那么一点点，所以我觉得这心态还挺可怕的。

窦文涛：真的是这么回事，你比如说像你说的这个，好比说明星找明星，我现在听了你说的，我开始相信，就是说他不可能意识不到这个问题，我原来甚至可以简单到，，我认为最早就是两个人相爱，跟普通人一样，很多资本的问题什么的问题这是后来才考虑的事儿，第一总是我们相爱吧，你那意思好像还不一定都是这样。

汪海林：因为有很多成功案例，你以前我们最早知道的，像山口百惠跟三浦友和的这个关系。

蒋方舟：真爱。

汪海林：对，因为他俩在一起，他是一个国民关注的一个国民现象，全国人民不允许你们俩分开。

窦文涛：对。

汪海林：都到了这个程度了。

窦文涛：你要这么说，甚至于会不会有一种可能，没准他们俩也可能在这个婚姻生活当中，也有不那么美好的情况。

汪海林：但是人民群众不答应。

窦文涛：人民群众不答应。

马未都：你看它这种事，因为这两个人都是在结婚前的时候都非常有名，尤其是山口百惠是大名，然后她结婚以后迅速退出演艺界，而且到今天她也没有复出，起码她这个婚姻的大部分历程都走完了。

你知道在中国演员就不行，中国演员所有观众认为金童玉女的，全都走不到一块儿去。

窦文涛：为什么呢？

马未都：中国文化，你看那个谁，就是原来林青霞跟秦汉，那个在我们这个年代，年轻的偶像像她这岁数，所有人都认为这俩人是得结婚，如果他们俩结婚就应该是像山口百惠这路子吧，那肯定不是，就是我不知道，我现在说话有点谨慎。

窦文涛：所以演艺人员他确实有一个特点，就是有一个人民群众的期待，人民群众的期望、人民群众希望你们把从戏里演到戏外，对吧？甚至你们成为国民夫妻，我一直觉得这词也挺逗的，从什么时候流行起来，咱们年轻的时候没这词，国民媳妇，国民什么老公、国民什么，天哪，我想那个人他得背负着多大的压力，这国民老公要离了婚。

马未都：就是老百姓不再去操这种心，就是说觉得童男玉女的这帮演员他应该凑成一对，觉得生活中就应该如此的美好，从相貌到能力到什么都是一起，但是突然发现我们这个社会绝对不是这样，你越漂亮你越有成就，我现在说的是女演员，我对女演员表示尊敬。，我们先把这个事铺垫好。

窦文涛：尊敬的女演员。

马未都：对，她就一定在最终不是按大众想象的去走，我们不需要去说人，因为我现在不能挨个点人名，这我不敢，但是你仔细想，你其实心里都有人名，她绝对不是看一开始。

比如一开始，比如说一个著名的女演员，最后跟一个著名的导演两个人，大家都说这也可以，突然发现不是。

窦文涛：不是，人家为什么要按照你的想法？

马未都；不是我这么想，是她，等等，是她自己这么想，所有人都看见了一开始，后来没走到头。

窦文涛：哦。

马未都：你们俩挎着，搂着肩挎着腰的走了好老远，最后消失在我们视线中的时候，突然你翻过来你换一个人。

窦文涛：这个不行吗？马爷太逗了。

马未都：这你刚才不是说国民性吗？

蒋方舟：为林青霞伤心了。

马未都：他刚才举的是山口百惠的例子，为什么人家能够，我说的不是这个。

窦文涛：我们来挎着，在你的视野中还非得一直走下去。

马未都：公众就是希望这样的，希望夕阳西下的时候依然爱情还存在。

窦文涛：几度夕阳红。

马未都：结果不是这事，夕阳西下是个布景。

汪海林：所以马爷说的这个，就是大家关注这个明星的婚姻很重要一个，就是把自己对爱情的想象投射到他们身上。

窦文涛：对了。

马未都：还是编剧说得高吧，就这意思。

汪海林：“两宋”的问题就是这样的，因为两宋我老想起宋丹丹跟宋方金。

窦文涛：这俩什么事？

汪海林：这个就宋仲基跟宋慧乔，她改她剧本的事，就是宋仲基跟这个宋慧乔他就是这样，金童玉女，就是全国人民希望他俩在一起，他俩在一起以后大家放心了，说这下好了他们都找到一个好归宿，这过两年他们俩自己不干了，这个就是。

马未都：他不照顾全国人民的情绪。

汪海林：是是是，我觉得对他们俩。

马未都：他结婚有多长时间，我不知道。

汪海林：三年。

马未都：那不是很短吗？那还不如不结呢。

汪海林：对他俩的商业上影响很大，现在。

窦文涛：不是，那这个问题就是。

蒋方舟：那人家不能离吗？

窦文涛：对，那人家就是说，人家需要为你的投射负责任吗？

汪海林：那你就要买单，你的片酬就下降了是吧，那你愿不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？那么很多演员我们知道，其实跟宋仲基和宋慧乔是一样的状态，人家不宣布离婚。

窦文涛：我明白了，市场是公平的，但是这个谁都怨不着，真的谁都怨不着，就是说我们俩一结婚，突然发现我片酬提高了，我不能说不要，我即便再有风骨，我不能说这个增加的片酬是因为我的婚姻你们才给我的，所以我拒腐蚀永不沾，你要这样你牛对吧？但是你受了，你受了，这里边就有一个，我们是因为你有一个模范夫妻，你再演这个我们才愿意看你戏，你的片酬才增加，所以你确实担着一份这个呢。

蒋方舟：所以我后来就是，对所谓的高光时刻这个词有更深刻的理解，就是好多你比如说，好多明星他说在结婚的那一刻是他的高光时刻，上编所有热搜怎么样，或者是他什么公众事件，但是我后来见到所谓高光时刻，就是你获得了本来很多你不应该拥有的东西，不应该拥有的别人的希望的投射，不应该拥有的聚光灯，

有一天你要意识到说你是要还的，或者是这些东西你不拥有，但是在你拥有的时候你其实很难意识到，这是人的自觉的这个部分。

我后来：其实包括像明星的婚礼的问题，奢侈婚礼的问题，群众意见很大造成的。

窦文涛：群众意见很大。

我后来：因为一场婚礼花那么多钱，但是我多少了解，有一些也是我朋友，说为什么，你为什么这么嘚瑟？他说没办法，是比如说我这儿有一个经纪公司，她那有经纪公司，一谈，商务都有了，我结婚不用花钱，全是赞助。

马未都：还能赚钱。

我后来：还能赚钱，然后呢，半个月我在各个媒体首页、各个时尚杂志我是封面，我为什么不去，这个是他被一个商业的这个列车给绑架了，你不干也得干，你干上以后你会更好，人家所有人告诉你都是这个。

马未都：这个话基本对，有一个小小误差，他不仅仅被商业的列车绑架，是他心甘情愿上，你还系上安全带，就走了。

蒋方舟；还对车外挥手，是吧。

马未都：他假装是个绑架，就是我好像不是特愿意，但上车以后我发现这车也很舒服也很快，我把安全带一系，跟着就走了。

汪海林：等到站以后，现在有点琢磨过味来，说我真是当时考虑不周到了。

窦文涛：但是你讲了这一番因果，我就明白这个贝索斯说得对，即便现在明白了，但是倒退回25年前想一想，还是只能这么做，因为这个时代推着你，你要不你怎么办呢？你秘密结婚吗？其实也可以，也瞒不住，纸里包不住火。

蒋方舟：那么那种女明星要是结了婚，就是说好，那我就当个家庭主妇，那会不会就好点？

窦文涛：山口百惠啊。

蒋方舟：就是那一刻她就自由了，会不会这样呢？就是女明星愿意说这个结了婚之后我就退圈了。

汪海林：目前还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。

马未都：不是。

汪海林：她如果在那个位置上，她不会退的。

马未都：对，她是这样，她是没啥名推了就退了，谁也不知道，她如果在那个高位，就是高光时刻你往下退，除了山口百惠，它第一，它有日本有这个文化，她退下来以后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，那现在我们，假设不能说人名，我老想吐出一个人名来。

就是你弄出一个就是那种高光时刻的一等一的女演员，她要退下去，所有人肯定说她傻她脑子智力，上海人一定说她脑子瓦特了，就是你的脑子坏掉了，对不对，他是这么认为，你的文化不支持这件事。

我们的其实所有的社会现象，都是一个文化支持形成的一个果，不管这是善果还是恶果，它是文化支持出来的，对不对？你说八卦这个热衷，就是我们其实也很八卦，要不然你也不做这台节目，对不对。

窦文涛：是是是。

马未都：对吧？你不能说别人八卦不好，八卦是生活中的一个调剂，有时候听听没什么不对的，而且那八卦有时候它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理解，有利于自己的理解方向去取得这个结果跟别人传授。

窦文涛：这个八卦是有作用的，就是当然咱这又不能，不能让女性攻击我们，就是说相比之下女孩也承认，好像男的聊的少一点，女孩子们聊的多一点，这不算歧视女性吧对吧。

蒋方舟：不算。

马未都：这算赞美女性。

窦文涛：对，那么有人说呢，人来最早为什么八卦呢。

蒋方舟：猩猩，是吗？

窦文涛：你比如说你看这个小动物，他要玩游戏、就是捕猎，这打打闹闹是因为训练它成人之后，因为它需要去逮食物，所以他做这个游戏；八卦呢你了解在择偶方面社会的价值观、游戏规则，训练这个东西。

你比如女孩某种程度上聊这个不是完全没用的，她在这个交流当中，她知道关于婚姻、恋爱、择偶、游戏环境、游戏规则，不同条件的比对匹配，你发现这基本上全是这个。

蒋方舟：最早就是说是猩猩，它叫梳毛就是那个行为，就是说猩猩跟其他的动物有点不一样的，就是说他们会相互地梳毛，其实梳毛的时候它就在八卦，这有一点好处就是它在梳毛的时候，它能够帮你看到看不到的危险，就是你那时候是放松的，但是你也不知道你背后有什么，你旁边有什么，但是帮你梳毛的这些人，他说这边可能有危险，那边可能有食物，所以后来。

汪海林：我一直觉得是在捉虱子。

蒋方舟：没有，它其实梳毛是人类最早的一个八卦的一个起源。

窦文涛：前两天我们一个团队一个女孩说，我跟我男朋友分手了，我说为什么？她说我每天下班回家，我就跟他说这些八卦，他是个理科男，他老是一句给我堵回去，这些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我跟他分手了，你看他这个，她确实一个她交流、她抒发，是吧。

汪海林：不解风情。

窦文涛：所以我觉得为什么这个事，你说它不重要，它也可能很重要，瘾它而起的议论会直接影响到社会大众对于婚姻的选择，你说对吗？他在这里边看，你比如说这个怎么办，出现了这种资本观念，我再给你找一材料，我还有呢，就是你像我刚才给你讲一个女的，就是一气之下净身出户，最后后悔。

那同样还有相反的这个女的，现在都出来了，让外遇老公净身出户的策略，就是你知道吗？发现这个老公在外边儿出轨，她的这个梦彻底粉碎之后，我要实现一个目的，不是跟他平分财产，而是让他净身出户，净身出圈。

她说怎么办？我通过黑客软件定位跟踪，发现他凌晨去了酒店，第二天一大早跑去酒店查看了监控，我破解了他的手机密码，挑出他手机里生意上重要的人物通讯录，破解了婆婆手机的密码，翻出老家所有亲戚朋友的联系电话，甚至于就是说光有他出轨的证据，这还不够震撼他了。

他做生意的人和他的这个生意圈，难免有些不法的事情，我连这个证据都搜集，搜集齐了之后，她说最后的一幕是在他的办公室发生的，拿到所有的证据到他办公室，十分钟之后她就出来了，老公签下来的，一分钱不要所有的财产归她，她说而且我还是要让我的律师通过法院来把这个判下来，因为这种私下的协议还怕不够法律效力，你瞧现在已经有了这样有胆有识的了。

马未都：这个。

蒋方舟：不值得模仿吧。

窦文涛：不值得模仿，是吗？

马未都：这个事给我听的有点毛骨悚然，我觉得这个人有可能引来杀身之祸，就是这么干事，这个她不计后果，这是不可能的。

世界上的事，有一个很简单的事，任何人都会犯错误，不管是什么样的错误，那任何犯了错误都有一个救济方法，救济方法只能达到相对公平而已，不可能达到绝对公平，尤其不能说你还我青春，简单的说那我也有青春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男女一分手最爱说，什么我那么年轻、我那么漂亮嫁给你了，你现在还我青春，那青春怎么还呢，对不对？

窦文涛：青春损失费。

马未都：那所以这种都叫无理要求，就事论事，其实夫妻有夫妻有短的，像两宋这个才三年，三年这个结不结离不离都差不太多，你30年也有，对不对？我们举的那些，过去举的那些例子，那个都由贫穷到富有巨大的财富，你还是有这个问题，就包括这个谁，亚马逊的这个。

窦文涛：贝佐斯。

马未都：贝佐斯，你这么大的财富，全世界首富，他不是也面临着离婚，但是人家女方做的高级，不跟你纠缠，没有非得平分这个原则，天下的事儿我告诉你，所谓的评分也是相对的，怎么可能平分，你那个财产它不是一个钱，钱好办，最后一切，一除二就分了，它是好多都是说不清的财产。

窦文涛：要马爷您看，您收藏，我突然想起，你比如说假如，您这个财富就是您的收藏，这收藏都得成堂的几把椅子，对吧，一堂四把黄花梨，怎么分，你说这一分，或者说你老婆也不收藏，那怎么分呢？

马未都：那怎么分呢就是明白人就是说，一种恶劣的分法，就是所有东西都拿锯子一锯为二。

窦文涛：它不值了。

马未都：那要不然就变成说，你拿一件儿我拿一件，这么来回拿呗。

农耕时代分家净这个，牵牲口，一堆牲口，你牵一个我牵一个，大家挑呗，所有你要说让它绝对公平， 没法绝对公平，离婚这事就不要再试图找这个绝对公平了，要想开。

汪海林：八卦的这个新闻里边，确实很丰富，有些就特别像胡同里的故事，你比如说这王宝强的故事，什么就他那个八卦狗血吧，跟这个市民阶层很接地气。

马未都：太接了。

蒋方舟：人际关系太细。

汪海林：所以观众得到很大的满足，原来跟我们胡同里是差不多、一样的，这故事也差不多，有些就完全是你比如说精神上，你像这个我特别喜欢，就是八卦里有我喜欢的吗？有。格里高利派克跟这个赫本，最后她死了，他去送的花，原来大家知道当时《罗马假日》全世界都认为他俩应该在一起，最后他告诉大家，他依然爱着她。

窦文涛：哦，是相爱的。

汪海林：爱她一辈子，那么还有这个基努·里维斯，跟那个桑德拉·布洛克，那么我看到有一个节目就分别采访他俩说，其实我当时是喜欢她的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因为二十多年了，但是当时因为她太好看，我不好意思看她，就是说这种。

马未都：感情外国男人也有这毛病。

汪海林：也有。

蒋方舟：其实我觉得，这种八卦，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种，就是说你自己很诚实地用，反正也都是演艺行业，大家去表达出来，其实我觉得这种也省去了别人八卦的一个这个烦。

就是我很喜欢一个韩国的导演叫洪尚秀，他就是跟一个韩国的女演员叫金敏喜，然后他们也是不伦婚外恋，然后这金敏喜交往的全是大帅哥、巨大的帅哥，但是后来就跟一个六十多岁的这个导演好，而且金敏喜很厉害，就是发短信给导演的这个老婆说你跟他好了这么多年，现在该我了吧，就是非常猛，但是他们很有意思，就是后来洪尚秀他就把他们的这个感情全部都导成电影，就是他每一部其实都会有他们感情的影子。

其中有一部我很喜欢叫《独自在海边的夜晚》吧，里面就是金敏喜演一个女演员，然后男演员他另外找的，就是一个导演，然后关键他不是美化他们的感情，他把他们之间的那种尴尬、那种绝望、甚至是很龌龊的、然后这样的欲望什么不堪全部给表达出来，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表达方式，就你不制造美好的幻觉，你告诉大家我就这样，这就是真实的我们的感情，那我觉得这大家其实也容易理解，也不会在你身上投射幻想，然后再破灭。

窦文涛：有这样一种观点，就从你这儿来的，就是说这个艺术家或者说是这个演艺人员，他们有感情经历多一些，跟他们的职业特点也有关系，你比如说俩人俊男靓女在一块儿拍戏演男女爱情，一起待半年，它这是有可能，而且这些个经验也可以作为他们演绎的这个素材，或者艺术家创作的这个作品，这就说到说那么我们这个观众又对他们的要求，或者说所谓这个严酷的舆论环境，能不能因为这个就稍微松懈、宽容一点、包容一点呢？

汪海林：现在好像观众对他们要求更严格。

马未都：你看我刚才一直在脑子想他这事，就是说的这个格里高利·派克这事，你看西方文化是这样，他到老了他会说出来，中国任何演员到老了他不会说，他把所有的情感就跟着他一块就死了，他有没有，他肯定有，他不说。

我就想起我在美国看过一个节目，那个时候去美国住到一朋友家，那英文听不了，他一句一句给我翻，非常受感动，他现场就是记者采访一个男的，这个节目好像就叫《我的梦中情人》，听着就好听，一个巨幅的大照片特漂亮一个女孩，他就说这就是我的中学同学，我当时怎么暗恋她，说了好多好多事。

然后他说你真的很喜欢她吗，说真的很喜欢她，说我这么多年都不能忘怀，说那你就好好看着她，然后这张大照片现场嘭就破了一张纸，一个特别肥胖的女的，晃晃悠悠地出来了，出来以后就是那女孩，你想这男的已经也变成那个美国那边三百斤的胖子了，跟那个中学时代完全都不一样。

那女的就特高兴说，就说为什么就是你那时候喜欢我，你不跟我表达呢，就是他们都特别真实的表达，这种节目就是极为感染人，就是我其实这个文化差那么大，我都感动的都不行，我觉得人生有这种美好去有机会叙述，让别人知道，中国人肯定不会说，说那我根本就看不上他，其实心里不是这么想。

今天你要说做这样的节目，我觉得你中国肯定能找到这样的人，但是能不能找到这样真实的表达，你很难。

窦文涛：都变成演了最后。

马未都：就是演行。

汪海林：他媳妇儿不干。

马未都：对对对，他媳妇儿还不干，对不对。

蒋方舟：对，我是觉得就是影视行业或者大众传媒，它其实应该像马爷说的，就是它不应该是缩减人们对于真实的认知，就当你影视剧里所有人都是从一而终，大家就认为好像只有从一而终这么一种选择，我觉得这个大众传媒或者艺术，它是应该展现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，人性的灰色地带。

然后让大家看到这些灰色地带，而不是就是一个美好的，但是是一个假象，我觉得这种大家对于生活的理解也会变成这样。

窦文涛：你知道就是，我现在想，就是说我现在就明白100年前乃至于200年前的哲学家们，在考虑这个世界的问题的时候，他的很多观点的起因我现在明白了，你比如说认为资本是这个万恶之源，这个话他能这么想是有原因的，因为你到最后会发现，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件事情进来了。

就是说比如说本来演员演戏，艺术家创作是很简单的事情，这是咱们古典的理解。但是后来一变成这里边带了大批的资本的时候，你就发现所有的东西都变形，您比方，马爷您说是不是，那我好比说一个西方的资金看中了一个中国的某个当代艺术，哐叽一下，你们不是土鳖吗？

我告诉你们，我有话语权，我就买我，我1000万美元买，然后你们中国这些土豪们也跟着上，跟着上我一抛，类似这样的资本游戏对吧？然后你就会发现好了，就像你说的，就像马爷说的，既然发现人都把我抬到车上了，我一看挺好，我就往那儿一站，这不也是人性之自然的吗？谁能挡得住，你现在想起来这些事情就是种种操作，你觉得是不是背后有个这么个东西。

汪海林：是。

窦文涛：当然，咱也不能说资本，这是它的恶的一面，它一定也有他善的一面。

汪海林：资本本身就是人格化的，就是以前人家认为，好多人都说资本它是一个中性的，落在好人手里它是起好的作用，落在坏人手里起坏作用，不是的，所有的资本都不是抽象的，它是人格化的。

窦文涛：怎么讲？

汪海林：它代表一个人的意志，看这个资本在谁手上？所有的资本都是有话语权的，就是我不是说把这钱就给你用了，你随便用吧，不是的，资本后面是有人的，我要最大化的，我利益也要最大化的。

马未都：就是这钱是谁的最初了。

汪海林：对。

马未都：现在给你不是你的，是假象是你的。

汪海林：是的。

马未都；我投资你那电影，你好像操控这钱，实际上还是我操控这钱，它要求很严，现在越来越严，具体很具体的条款。

汪海林：在资本面前就是人会异化，人性会发生变化。

窦文涛：但是我问你，你觉得就是说这一波又一波的操作，是对他们这个资本落着好了，还是对本人有好处的吗？

汪海林：资本在明星的运营上，他们现在已经非常成熟了，我认为他们在这个对所谓明星的人设上、各方面、包括婚姻恋爱的设定上，他们非常有经验，怎么样能多赚钱，怎么样就是付费能力，让他的粉丝付费能力体现出来，他们非常成熟。

窦文涛：离婚也能多赚钱吗？

汪海林：离婚我觉得这个很难说，如果是他俩，他俩的婚姻影响他俩赚钱的话，或者影响其中某一个赚钱的话，我认为经纪公司和后面的资本会毫不犹豫的鼓动他去离婚。

蒋方舟：离婚是不是对女明星来说更好，因为离婚了之后，她就有这个独立女性，然后就是这种新的形象，但是男的好像很容易就落着一个负心汉的这种形象，所以是不是离婚对女明星来说更有利？

汪海林：在中国的情况确实是，其实我们知道以前离婚，当然她不是设计的，她受益比较大，你比如说像刘晓庆，每一次离婚或者什么的，她是作为一个，因为那是她的社会形象，她是一个独立女性的社会形象，不断地在强化这样的一个社会形象，所以客观上讲对她是有利的。

窦文涛：越离越独立，越有价值。

马未都：越有价值，现在你比如我们现在这个节目很别扭，不能直接说这人名，它不是私下。

窦文涛：你先说，我再剪。

马未都：就是现在有的那明星，肯定是他只要一离，那女性肯定比她现在有价值，肯定有这样的明星，肯定的，因为你看你在最简单的是，他们俩一出场的时候，你看底下跟帖，几千上万条跟帖，有时候就是骂声趋向一致的时候，那肯定是要离的。

汪海林：为什么她跟这男的。

马未都：这底下有数据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人家有数据分析，我不是干这个的，我就是瞎看，我也是八卦，我跟你没区别。

窦文涛：但是我一方面我是也是八卦，另一方面我有时候也经常反省我自己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因为马爷就是咱们早晚有个大限在面前，你知道吗？我那天看见一个上师讲一句话，对这个正在八卦着的我，我当时就不八卦了，我就一个很大的一个震动。

他说你们天天讲着这些男明星，女明星、婚姻恋爱，乐此不疲，在消费他们，在狂欢他们，好像你们能够永远活着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会觉得你一想生命有限，如果突然间就到最后一天，我一想我这辈子大部分业余时间。

蒋方舟：都在琢磨范冰冰，是吗？

窦文涛：这就嗝儿了，我的天哪，你知道吗？就好像你以为你能永远活着一样，你天天就聊这个。

马未都；没有人这样认为，但我们生活中大部分都是一个无聊的时间需要打发，为什么现在八卦那么盛行，信息来的速度越来越快，这俩人一离婚一小时之内全国都知道了，它那挂上网，一般情况下你一小时之内就知道了。

汪海林：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，这个信息本身它是一个产业，就是它的这些消息是一个产业，以前我们90年代我们写戏的时候，当时那个叫娱记，其实这些新闻是由娱记这个批发出去，但是娱记当时的媒体呢，我们的媒体基本上是国营的。

而且娱记也很自觉，就是这个事我们是不能报的，报了这个人就完了，但实际上这人没干任何伤害别人的事，没影响别人，但是所有娱记还有一个底线，所以当时那么多、全国那么多娱记居然能够做到这一点，很难得，今天是不可能了。

窦文涛；就是道上还是有点良心对吧。

汪海林：现在没了，现在早没了。

窦文涛：现在你不是也得说你是了。

蒋方舟：现在这个明星一结婚、离婚、分手、什么相恋，这个自媒体有文章当天晚上就多少篇就出来，我觉得这个运动员、裁判员、解说员就是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的。

马未都：生活中的乐趣和利益捆绑在一起，那肯定是落霞与孤鹜齐飞。

窦文涛：讲得好，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，谢谢，谢谢，这娱乐圈一片风光。

END